

风物咏

梅花谷(外一篇)

牟民

走出城区,我嗅到了远方的梅花香。御风而往,身心早已攒满花语。一朵朵云,濯洗山谷,留下雪魂。一下子撞进了梅花谷,一定跟梅花有缘。梅花不语,它静观自己的节律,把气场做足,不为他物役使。

梅花呈波浪铺开,接受雾的临幸,不浪费一滴露珠。一朵朵浪花举起手,亿万朵形成巨浪,滚动在十里山谷。

阳光仁慈,敲起催醒的木鱼,梅花儿张开耳朵,亮起眼睛。诗人不要大声抒情,只管静静地听,与花儿同呼吸。每一朵梅花都是最美的诗,它们是最贴切、最完美的组合,只用动词,自觉分行,流淌水的激情,氤氲云的飘逸。一阕阕小令、长调,美声、通俗歌唱,任观者采纳,奏响时代的大合唱。

恍惚间,历代诗人采光飞行,遥指梅花谷,吟咏佳句。许多熟悉的面孔、声音被淹没在花间。

晨也早起,黑夜退隐,敌不住梅花的白。草木收拢精神,来不及绿,它们专注仰望,忘记了绿,那就快点儿,为每株梅扎起绿色的裤裙。底下流水潺湲,顶面影子袅娜,衣袂飘飘。

玉兰魂

自然的流动,是谁在暗中指挥的?

冬天最后一个节气大寒过去,紧跟着立春又迈过门槛,惊蛰过去,雨水抬头。风很自觉,开始从高处走,把时空让位给春魂。游走在万物之上的春魂,伸出双手渐次抚摸百花,提醒它们有序地迈入春天的怀抱。那手柔顺、温和,摒弃风的缠绕,以特有的音乐语言跟花对话。那手纤细、灵敏、睿智,以包容的姿态,抚琴弹奏,有低音和高音,有阳刚有阴柔,但消除了沉闷、压抑,满是希望和奋进。

那双抚摸过冬梅的手,春分时节,依次抚摸到玉兰树上,轻轻低吟。挺拔的树上挂着毛茸茸的辛夷,稍稍停顿,惊看这冬天的花。辛夷被人间误认为叶子,或是包了一层棉衣的花蕾。可春魂告诉人间,辛夷是花,一朵凌冬的望春花。它拥抱了数九寒天,沉淀了百毒不侵的精气。行医人懂得,它味辛,性温,归肺经和胃经,具有散风寒,通鼻窍的功效,用于风寒头疼、鼻塞流涕、鼻渊以及鼻渊的治疗和改善。玉兰花从凋谢时刻起,春心依旧,经夏到秋,捧起一朵朵辛夷,傲立整个冬季。它比冬梅耐寒,比冬梅顽强坚韧,却被人忽略。

春魂游走间,首站停留在辛夷之上,开百花之首。

手指弹奏和抚摸的差异,注定了花的不同。清明节前,迎春花和玉兰着急地接受大自然的爱抚,最先一展歌喉。迎春花亮起星星的眼睛,玉兰花也被唤醒,它睁开眼睛,亮丽而不迷蒙,它迅捷开放的速度,惊讶了大自然。玉兰花抱住了一个月亮,更显出母性的温柔大方。

迎春花不甘寂寞,遍撒山间,黄了时空。玉兰花脱去陈旧,套上一件件紫红、洁白、大红的内衣,独立枝头。为献身,它摒弃了伙伴,独闯天下,白就白个彻底,红便红个耀眼。春魂本来应该停留在迎春花头上,可迎春花有些零散,虽然不惧石壁山崖,不惧荆棘丛生,精神气十足,但毕竟有些瘦小,不能引领百花闹春。

灵魂之神安家在玉兰花上,没有任何争议。一股流动的精气神,环绕玉兰花,再散溢时空。清明节后,玉兰花睁开羞涩的眼,闪射耀眼的光,不用走近,它便以自己的光彩,吸引人驻足。单薄的树枝,没有叶子的陪护,洒脱地捧起自己,迎风,甚至冒雪,一路开放。细听之,朵朵花儿吱吱地响,它在鼓劲、在爆发。一股股香气,给行人提神,上班族对它匆匆一瞥,精神高昂,瞬间摄取了春之魂。

在春天,大气的玉兰花堪称百花之首。它用洁净阻挡风的龌龊,把风渐次赶往空中。

风畏葸地轻轻拂过,称出了玉兰花的重量——一股强力,把春催出五彩斑斓。

别样视角看花开

蔡华先

春暖花开,繁花万种,没有比櫻桃花开更能牵动人心了。櫻桃花拥有动人的白,白得耀眼,白得别致,犹如千树万树雪花开;又因为櫻桃是北方春果第一枝,櫻桃从花开到果实成熟的周期短,只有四五十天时间,櫻桃花开,意味着一场饕餮盛宴的序幕慢慢拉开。

清明节一过,櫻桃花就如约盛开。一树树櫻桃花竞相绽放,漫山遍野变成白色的花海。

周末,我开车回家,准备去看看自家的櫻桃园里櫻桃花开得怎么样。

开车一路前行,只见远处近处都是盛开的櫻桃花,枝头也开始长出嫩绿的叶子。近处,櫻桃花雪白,新发的叶子还没有完全舒展开来,泛着嫩绿的油光。白是白、绿是绿,互不侵染。远处,櫻桃花的白与叶子的绿好像一幅还没有完成的水彩画,白与绿开始相互润染、相互渗透。更远处的山坡上,花的白与叶子的绿已相互重叠,朦朦胧胧。一棵棵櫻桃树像是一颗颗繁星点缀着山环水绕的村庄,与碧水蓝天交融,成就了一幅春日美景。

回到家里,母亲催我去櫻桃园里看看。我很快换好衣服,来到櫻桃园。

果然是櫻桃花开满园。一团团、一簇簇雪白的花朵灿然怒放,千朵万朵挂满枝丫,唯美而纯净,簇簇叠叠,美丽淡雅。穿行在櫻桃园里,櫻桃花淡淡的清香从鼻尖到心田,沁人心脾。就连未盛开的花骨朵也美不胜收,娇艳欲滴的蓓蕾充满着生命的蓬勃。一只只蜜蜂在明媚的春光中尽情歌舞,在盛开的櫻桃花上时起时落。我不禁感叹:何须远足寻美景,无限春光就在櫻桃园。

在櫻桃园里忙碌了一会儿,我感觉有点累,在一棵大櫻桃树下坐下。抬头望去,却发现了刚才没有看到的别样景致。

头顶上,櫻桃树的叶子还没有完全遮蔽天空。透过相互交叉的枝条,可以看到天空碧蓝如洗,散布着丝丝缕缕的云朵。云朵有时是静止的,有时又在缓缓移动。忽然之间,团团簇簇的櫻桃花也幻化作天上的云朵,在同样清澈碧蓝的天空下,它比天上的云更耀眼。一会儿是天上的云在动,一会儿是眼前的花云在飘,互为背景,互相衬托。一阵轻风袭来,掠过树枝,摩擦出轻微的响声,拂过绽开的花和嫩绿的叶,带着花和叶子微微摇动,仿佛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女,迎风歌舞,整个蓝天成为她翩翩起舞的背景。

原来,同样的花开,换一个视角,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在櫻桃园里忙完后,我回家和母亲说了一下櫻桃花开的情形。有的櫻桃树上花开得非常多,可以说是繁花似锦,有的櫻桃树上花开得一般般,不知道能结几个櫻桃。

母亲说,花多不一定果多,花少不一定果少。一树花半树果,半树花一树果,这都是老辈人一代一代总结出来的经验。

一树花半树果,半树花一树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乍一听,感觉没道理啊,不可能啊。再仔细想一想,一树花半树果,半树花一树果,太有道理了,总结得多么深刻而辩证啊!

都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视角不同,同样的花开,感受也不同。游人喜欢看到花开如海,而果农们期望的是果实累累。正是在一年又一年的花开花落中,果农们看到了花与果之间的关系,总结出了这样的谚语。

这句农谚,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开了满满一树花的果树,可能结大约半树的果,而开了半树花的果树,反倒能结上满满一树的果。其实,农谚中的“一树”和“半树”的数量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一个多和少的对比关系,实际意思是说:当果树开花太多,满树都是花时,果实反而没有预期的高,甚至会较低;而开花量只有中等且均匀时,坐果率反而会高,而且果实品质也好。

如果是为了观花,果树上当然是花开满枝最好,但如果是为了结果,果树上的花就不能开得太密了。因为花满树不如果压枝,所以在櫻桃树开花过多时,果农们就会及时疏花疏果,而且还讲究疏果不如疏花,疏花不如疏蕾。

我忽然想起了元朝方回描写櫻桃花开的一首诗,同样是看到櫻桃花开,方回带给我们一个别出心裁的视角:“浅浅花开料峭风,苦无娇色画难工。十分不肯精神露,留与他时著子红。”

古人赏花特别有讲究,赏花首先是看花色,在春天,花之艳是红色,以粉中带红为佳,也就是桃红。櫻桃之花,以古人的眼光来看,并非绝美之花,所以,只能是淡淡地开,无娇色,难入画。

櫻桃花就这样甘于平淡吗?就这样“十分不肯精神露”吗?不!诗人最后一句揭开谜底:“留与他时著子红”。原来,到夏季结果之时,那红艳欲滴的櫻桃,才是櫻桃花的精神所在。花开成景,花落成实,这才是一朵花最美好的归宿。细细品读此诗,在感受以别样视角看櫻桃花开的独特美感的同时,也让我们体验到了一些生活的哲理。

诗歌港

啊,四十里湾(外二首)

于功义

站在四十里湾畔远眺
晨曦里,雾气缥缈处
显现着仙阁琼宇
一艘游艇,犁开海面穿浪远去

苍茫的海天
书写着宏篇巨著
奔涌的浪涛
吟诵澎湃的诗句

四十里湾海岸线
身披碧绿的衣裳
抽着新芽的风景树有着鬢髻的绮丽
时不时婆娑着娇柔的舞姿

最夺人瞳眸的是身着防水服的淘海者
专淘螃蟹、爬虾、海肠、蛏子、海螺
掏出好大好大的收获
彰显着老渔人方有的豪气……

晚春拾像

四十里湾这段最美的滨海路
洁净得寻不见一丝儿落叶碎屑
无烟无尘无鸣笛无喧嚣
唯有耳蜗里车轮擦着地面的声音
崭新的公交车行于树绿花灿烂的路段
一路吟咏着公交线路与公交车的自豪

路旁的绿化带与花,以悄然的斑斓显现
梨花托起一团雪,表白
连翘捧着金色的黄,炫耀
洋紫荆则诉说繁荣
山桃花如燃烧的火焰分外妖娆
玉兰以华而不俗的雅
盖过千丛万朵的喧闹

不由得想起,烟台位居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之列
心,随之恬静、荣耀起来……

岸钓

当一尾尾鱼儿
活蹦乱跳地飞离了水面
海的丰盈与风韵
不由得吸引住了观海的眼睛

鱼桶里有数十条或数十条鱼
摇头摆尾,忘却了中钩的伤痛
漾起两舀水的涟漪
钓者说,是大海钓起了人的闲情
游人说,鱼儿脱离了海浪的那一刻
已成一抹海岸的风景

啊,鱼咬钩了——
谁的目光没入了鱼的世界
谁的耳鼓击打着浪涛的欢鸣
钓者、观者均和着潮汐融融

直待上弦月的皎洁笼下来
沉醉人影
方移动流连的脚步离去……